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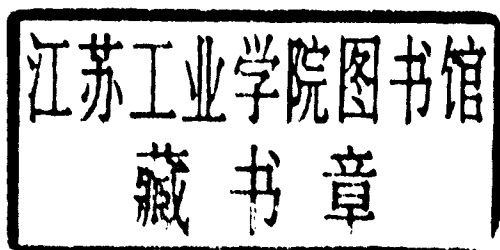
謝 璞 著

姊妹情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姊妹情

謝 璞 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1959·武汉

內容提要

这个集子，包括作者近几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十六个短篇。这些作品反映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村新旧势力的斗争；和生产大跃进；大办钢铁运动中所出现的新人新事。在“风贵”、“好媳妇”、“老同志”、“姊妹情”、“老寒鸡搬兵”、“凤凰寨夜行”、“老爐师和女工”等篇里，作者对新生事物作了热情的歌颂。“竹娃”“吉平得宝”等六篇儿童文学作品，由于描写细腻、語言生动，发表后会得到好评。

姊妹情
謝環著

長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新出字第3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江汉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6 $\frac{1}{16}$ 印张·124,000字

1959年4月第1版

195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,300

統一书号：T10407·135

定 价：(8)0.50元

目 录

风 贵	1
好媳妇	11
水 車	17
一籃子酸菜	28
老 志	36
姊妹情	48
老寒鷄搬兵	64
凤凰寨夜行	83
龙凤上的詩	99
老爐师和女工	109
竹妹子	116
小桂游春	121
早 春	132
竹 娃	149
吉平得宝	161
它还会飞的	180

风 貴

月亮正頂了，露水落得更濃了。笑梅掀開大襟給睡在懷里的孩子蓋着，仰頭望望天，說：

“夜半啦，公公怎麼還不回來？”

做婆婆的風貴嫂接話道：

“做麼子事去了？”

“在鄉政府開黨支部會。”笑梅說，“為我們互助組轉社的事……”笑梅沒把話說完，停了停，又換個口氣說：“真僵氣，全村子找不出一個恰當的人當會計，連一個高小畢業生都沒有！”

“靠實就沒有了嗎？”風貴嫂說，好象很有把握，“開春那後生，有哪點不合？”

“嗯，他是我們團支部一個好團員。好是好，就是還差點文化……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嗎？”笑梅不好意思地笑道，“也不行，只讀了幾年冬

学，哪能干得了！当会计可不比快刀切豆腐那么容易，他要管理全社的钱财、工分……文化不好，是干不来的。”

“啊啊，有了。”风贵嫂欢喜地说，“要文化好，好的有呢，子才不是裁纸不用刀的好手？他九除十归，哪样不是内行？”

“鬼要他。”笑梅轻蔑地说。

“那只有到天上去选。”

笑梅见婆婆发起无名火来啦，便解释道：

“这是公公说过的，给社里办事的人，全靠骨子好。子才他当过伪政府乡公所的保管员，成天花人家的钱，舌头象一把剑一样，肝多肺少，你说，他的骨子好不好呢？”

“唉！实在不容易。”风贵嫂被说服了。

“我接公公去，他不能走夜路。”停了停笑梅忽然想起这件事，把孩子抱给婆婆便走进屋去。她暗中摸着走不几步，突然发现灶屋里有一星红火，一明一灭，吃了一惊，急反身问婆婆：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“唉呀，是公公抽烟。谁送你回来的？”

“自己送自己。”

“那不怕？”

“怕什么？老鼠又不敢咬公公的耳朵。”风贵抽着烟，眯着眼说，“乡主任送了两个保驾臣子给我。”

“保驾臣子？”婆媳俩同时问。

“两个草把。”

婆媳俩都笑了。婆婆一面笑，一面心里还这样想：我那

汉子，年岁虽上了四十一、二，可是若从他那股劲上看，却只象三十五、六的人。若不是眼睛近视，当会计真是好手。可是她又庆幸他近视，不然，儿子参军去了，屋里的重活谁来作？让人家来给她代耕？她不要。她常这样想：作军属就要作个好军属，儿子在前方立功，父亲在家做模范，那才算称心。

“把会计找出了吗？”笑梅问。

“没有。”风贵站起来说，把烟斗挂在壁上，微微地皱着眉。“真倔气。——可是也得想办法啊，乡主任叫我们不要着急，多动脑筋。”

“那就难啦！”笑梅轻轻地嘘了一口。

风贵眉头又忽然展开来，问道：

“抄好了吗？”

“抄好啦。”

笑梅一溜烟从房里把抄好的宪法草案拿了出来。风贵把它一翻开，只见大字眼亮在眼前，不象那铅印本，蝇头大的字，看去黑糊糊的一片；他心里好个欢喜。于是，就精神十足地读了起来，把睡着的孙子也吵醒了，他只得默读。全家人都睡去了，他都没有注意到。看完一遍之后，他接着又看下去，时不时地暗笑着，心想：“真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啦！法律上都定下了。……”但当他想起自己的眼睛时，便难过起来。原来他有一副眼镜，在解放前，国民党军队抓伏，给他打碎了，虽然很不方便，可是添制不起，就这样一直对付了这么多年，渐渐地也就习惯了。他摸着颧巴在灶屋里踱了四五圈，人又精神了；他蹑着脚走到房里，见老婆睡熟了，便

笑咪咪的，悄悄地揭开柜盖，拿出了一身衣褲，又拿出了几万元人民币(旧币)，一起装进一个布袋里，并且把算笠也找来，一切停当之后，他才上床去睡。这时籠里的鷄已动起来，好象就要拍翅长鳴了。

二

第二天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风貴嫂沒精打采地在喂鷄，眼睛老是望着外面。她想：“我屋里的汉子生坏一个脾气，不管做么子事，他都要做了才告訴你。只說上街去，又不曉得他上街去做么子事。儿媳妇去寻他也不見回来。真該死！”

这时候，一个瘋了似的女人忽然哭着闖了进来，把正在啄食的鷄吓得滿屋乱飞，风貴嫂的心也差点鏢出了喉来。定神一看，原来是女儿月娥。

“爹呢？”那女人眼泪巴沙地問。

“二隆又打你了？”

“爹在哪里？”

风貴嫂見女儿尽是問爹，就更是慌張，瞪大眼睛問道：“出了么子事呢？”

“二隆太不把我当人了！”月娥哭訴道，“……前天他要我回来，叫爹荐他当社里的會計，我想：爹又何得荐你去，他还不知道你的底子？我不回来。他說自己去見爹，一回来，臉是鉄青的，象見了鬼一样的，动不动就罵人，我忍着不回他的話。……今天——”她噎了口气，半天才說出：“今天吃午

飯，飯煮稀了点，他就沒娘沒爷地罵，我回了他一句。他就——就把我打——打打打成这个样子！”說着嗚嗚大哭起来。卷起她衣服一看，只見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；风貴嫂伤心得眼泪直流，咬牙罵道：

“沒良心的二隆，你真是有娘养，沒娘教的！”

“娘，爹哪里去了？”

“唉！快莫問！”风貴嫂煩惱地說，“清早上街，这时还没回来。”

“我找他去。”月娥起身就往外走。

风貴嫂十分煩心地說：“笑梅找他去了，总要回来的。”

“不，我要到路上去会爹，要爹帮我跟二隆去离婚。”

伤心的月娥又鼻涕眼泪地出去了。

风貴嫂沒奈何地站在門口，目送着那头发披散的心肝走远了，才退进屋里来。她这女儿是解放前一年嫁出去的。該死的媒婆巧說二隆千好万好：老家是本村的，后生又有學問，在街上开杂货鋪，……一直到上前年打街上搬回家里来种田，才識出他是个好看不好吃的。做工不把工放在心上，整天浪里浪蕩；人家跟他合着做点么子，他总要沾人家一些便宜，別人暗里給他取名“鳥过拔批毛”。他又看不起自己的老婆，不管老婆怎样好，只要脾气来了就打罵。这样的女婿叫风貴嫂怎不心煩呢？她一脚把一条矮凳踢翻，咒罵道：

“那是冤家，是冤家！”

她坐在床上，眼泪揩了又流，流了又揩。心象滾在开了的油里。归根結蒂又埋怨起风貴来。心想：你把公家的事看得比命都重；若是你顧全女儿一点，荐女婿当上會計，慢慢

改变他的野性子，叫他两口子和好起来，又哪里不好呢？你偏偏不答应，惹得女儿挨冤枉打，唉！真是……

到街上找公公的回来了，还没有进屋就喊婆婆。风贵嫂急忙用衣袖擦干眼泪走出来，问道：“公公哩？”

“没找着。”

“啊，那——”风贵嫂惊慌起来。

“回来时碰着乡主任。”

“乡主任说么子？”

“说公公到邵阳去了，怕你噜嗦，才没告诉你。”笑梅照实说，“公公去时到乡主任家里，叫他告诉我们婆媳俩；乡主任问他到一百多里外的城里去做什么，他也沒告诉他，只是笑微微地说：‘回来就晓得的。’——”

风贵嫂听到儿媳妇这样一说，简直气得脸都青了，拍着胸说：

“真是个老子爷哟！”

三

把大风大雨关在屋外；风贵嫂婆媳俩默默地织布打机，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。风贵嫂在想：“……邵阳有那么远，说有一百多里，他又去做哪号事呢？……他又不是癫子，出去有三天整了，为什么子还不回来呢？……今晚又不回来了吧？下这么大的雨，唉！……”笑梅一面扯着梭子，一面想着社里和团内的一些事。忽然来了一溜风，淘气地吹熄了她们的灯；这沉默的局面便给打破了。笑梅划了四五根火柴也没把灯点

亮。风贵嫂就起身去关紧堂屋門，这一瞬間，門却猛地被推开，險些推倒了风贵嫂。同时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送进婆媳俩耳朵里：

“灯也不点。”

“唉呀，是公公嗎？”笑梅欢喜得急忙点灯。

“你也曉得回家了？”风贵嫂半生气地頂了他一句。灯一亮，只見丈夫滿身是泥浆，衣角褲脚直淪水。她心碎了，叹了一口气就冲进了房里去，边走边罵：“癲不癲狂不狂……”

风贵沒有回誰的話，只急忙走近灯前，从湿布袋里掏出一身衣服，又从衣服里掏出个小布包，看看布包还是好好的，便笑了：

“还好还好，走了二里夜路，跌了十七、八跤，还没摔烂我这个宝贝。”

“你还不进来换衣么？”风贵嫂用命令的口气喊。

笑梅見公公换衣去了，便好奇地去解那小布包。解开外面的布，里面是一层报纸，翻开报纸，又是一层白洋布，翻开这层白洋布，才現出这个宝贝，原来是一副新眼鏡。她順手把眼鏡往眼上一戴，呵呀！不得了！黑糊糊的，头昏眼花，什么都看不見了。急忙摘下，走进房里去告訴婆婆：

“婆婆，公公买来一个宝贝呀！”

“么子？”

“你看罗。”笑梅把眼鏡递给婆婆，笑道：“这叫个什么？”

风贵見婆媳俩拿着他的眼鏡，就急忙走去拿了回来，說：

“乱来不得，弄坏了宝贝，就白費我一場心血。”

风贵嫂生气了，罵道：

“买来給你保关煞？”^①

风貴藏不住心底的欢喜，一面用干洗臉布擦着头，一面幽默地应道：

“是呀！正为了保关煞才去买的，……”

风貴嫂不爱听，就轉身燒洗澡水去了。可是不爭气的耳朵，却又清楚地听到丈夫跟媳妇在說：

“笑梅，公公的眼睛被宪法草案照亮了，变成能給社会主义办事的眼睛啦。……我讀了宪法草案，心里就这样想：今秋轉社，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，我是个共产党员，該怎样为社会主义猛干呢？”接着他又述說了找会計的事，国民党抓伏打破眼鏡的事，以及他如何焦虑等，后来他就說到 he 下决心的經過来了：“……打算了一陣，又觉得难起来：近边街上又沒眼鏡鋪，只有邵阳城里有好鋪子，可是又这么远？我捉摸了一陣，就下了决心到邵阳去。好到社会主义去嘛！”

风貴嫂听了丈夫这席快活經，自己心里不由也起了变化，但不知是种什么滋味，便大步地走到丈夫身旁去。只見丈夫一面写着筷子头大的字，一面說：“嘿，看我再来看看書吧。”他又从抽屜里找出买的那本宪法草案，誦讀了五六行，接着得意地大笑道：“一个人只要心热，什么事都能做到！”他又伸起一只赤脚，說：“我这只脚磨起好几个血泡呢！”

笑梅听得入了迷，怎么样也收不起笑容，一手扯着婆婆，一手指着公公戴眼鏡的臉，爽朗地大笑道：

“公公真象个教員先生哩，你看。”

① 意思是說买来眼鏡就保住了生命。

风貴嫂心里的气，把兴起来的笑意打了回去，变成了一个苦笑，撅起嘴巴說：

“我曉得你是要去当那个會計了，可是你太顧前不顧后了。你去当會計，家里的田地菜土又誰来管呢，又不是人手多，总共一个儿子又不——”

笑梅不等婆婆說完，就兴奋地插起話来，說：“婆婆，你那是多余的担心，入了社，就是分工做事，我也是个劳动力呢，那——”

风貴嫂也不等媳妇說完，自己就又换过話題說起来：

“你懵懵懂懂把女婿得罪，……这回月娥被打得半死啦，……如今就不兴荐人做事了嗎？如今他俩鬧着要离婚，这不是你的过？”

风貴本来料到要受老婆一頓气的，但見她的話越来越不对头了，便也不紧不松說起来：

“他俩离婚不离婚，那是他俩的事，怎么說是我的过呢？我还能把一个‘烏过拔批毛’荐去当會計？……我若糊里糊涂荐了他去，又有誰肯收呢？哼哼，怕只有你这个岳母娘肯收吧！”

风貴嫂是个有气就要发出来的人，但只要丈夫点明几句，她的心也就快活了。这回又是如此。但当着媳妇的面受了話，有点不好意思，便換了口气，說：

“你去当會計，干是干得下，曉得人家贊成不贊成？”

“哪里話！”笑梅理由十足地說，“直杆子杉树作栋梁，哪里要不得？我都要举两只手。”但她隨即又想到了难处，泄气地說：“这个疙瘩是解开了，还有問題呢，誰去当副社长呢？”

风贵搔着后脑，想了一番，笑着说：

“只要上级批准我当会计，那再作商量吧……，开春也挺不错。……”这时欢喜了的风贵嫂也上劲了，嚷道：“会计先生，快去洗澡呵！”

全家都欢乐地笑起来了。

好 媳 妇

凤英和全乡的委员、片干部、小组长到区里学习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，学了好几天，现在结束了，回来时一路上高兴地谈着话。一进屋，亲人们就拥过来给他们背被卷，但他们都没落坐，马上就下乡政府去，在那儿讨论如何做好统购工作，凤英又布置了明天下午召开全乡群众大会。差不多三更时候才散会回家。

院子里的狗吠得象石山崩塌一样，霜风冻得摸黑回家的人个个鼻酸牙响。凤英家只有婆婆还没睡。她实在是个疼媳妇的婆婆，凤英一回家，就忙着烧草火给她散寒。又从灶上饭鼎里端出一碗蛋汤来，说：“太阳没下坡，就听说你们回来了，哪指望到这时才进屋，快吃吧，饭菜都是热乎乎的。”凤英看到婆婆这般疼她，心里竟有些不安。直到铺好床睡在床上还在想着她年老的婆婆，想着想着又记起这回到区里去学习那天，正是她婆婆的寿日。她老人家没有同胞兄妹，只有个共爷爷的堂老弟。这个堂老弟在城里做生意，最会发财，外号“财钩子”。那天他也下乡来贺寿。寿礼很厚实：一身青洋布衣料、两斤多肉、两瓶酒。他外表很和气，脸上很难找到一丝不笑的肉，个子不高，胖得象个周仓爷爷。

大門响得厉害，把一家人都惊醒了。凤英她公公披衣起来开门一看，原来是片长；这时凤英也起来了，片长一见到她就說：“乡长，有事同你談談。”凤英知道大概有重要的事，就帶着他到厨房里去。談了很久，片长才回去。凤英火燒着心一样坐在灶門前发愁。原来片长告訴她：財鈎子就在給她婆婆賀寿那天在院子里买去三十多担谷子，她公公首先卖了两百斤。她气得很，自言自語道：“真是个鈎子，不給你点厉害，你不知味。”但她又冷下来了：难啊！我若不准他收买，婆婆不会怪我？情面上怎过得去呢？不，怎能讓他一人得利，大家吃亏？再說給他买去了，国家到哪儿去买粮呢？她又想起丈夫从朝鮮写信給她时常提到的一句話：“共產黨員，要为人民干到底。”她站了起来，又在心里說：“对，我是共產黨員，要为人民干到底。”

她輕輕走到婆婆房門前。只听见公公打着鼾，勤快的婆婆还在紡棉花。

“婆婆，还不睡？”凤英說。

“片长走了嗎？”

“才走。”

凤英想跟婆婆談談，但又怕惊醒公公，便說道：“婆婆，到厨房去紡，好嗎？我也去紡。”

婆媳俩在厨房里轉着紡車，面前燒着堆柴火，劈啪劈啪地发响。她們道着家常。凤英口上虽然和婆婆道三說四，心里却想着如何开口談財鈎子舅爷搶購粮食的問題，所以几次回錯了婆婆的話。婆婆后来发觉了，知道媳妇有心事，便不和媳妇談下去。凤英自己也发觉了，怪不好意思。两人都不說

話，只有紡車“翁雁”“翁雁”地叫。沉寂了很久，凤英冷靜得受不住了，心想：何必这样要說不說的呢。她鼓起了勇气，想开口，恰巧婆婆先問起她来了：“青生今天有信回来嗎？”

“沒有。”凤英猜着婆婆是以为她在想念青生，想来安慰安慰她；她也知道婆婆是挂念儿子的，只要儿子日子多了不來信，就飯也不想吃了。于是对她說：“來信有七八天了，那回給您和公公的信說到他在朝鮮很好，又問两老人家的安，問今年的收成，……來信那天不是給您念了两遍！……”

婆媳俩又談开了。婆婆說到儿子小时候如何誠实，如何勇敢，凤英听來很上勁，好象她心愛的青生就坐在身边，同时又記起“共產黨員，要为人民干到底”那句話，因此，勇气更足了，决定拉到正文上來：“婆婆，你老人家寿日那天，舅爷是歇了一晚才走的嗎？”“嗯，歇了一晚才走。”婆婆象記起了什么，忙起身进房去，不一会又提着一块顏色鮮艳的士林布走出来，高高兴兴地遞給媳妇說：“我倒忘記了，你舅爷送給你一丈二尺士林布，叫我交給你。……”

凤英接到布心煩得要命，狠狠地在心里罵道：“肝多肺少的鬼鉤子。”但她表面上却尽量鎮靜，把布遞回給婆婆，說：“我自己有衣服穿，用不着他担心。……”她望婆婆一眼，微微笑起来：“听說舅爷在我們院子里买了三十多担谷，我家卖了几担？”

“我家卖了两担。”婆婆照实說，“大家看到价錢高，都爭着卖給他。唉！我看他要亏本的！”

“亏本？”凤英說，“舅爷不是做亏本生意的人。靠得住圖得厚利到手。婆婆，現在政府不准商人在乡下买粮。那是犯